



祖国的声音

超兰芳（江苏）

是谁的声音点燃起伏的波涛
让灵魂深处的激荡
一次次接近披荆斩棘的图腾
是谁的睿智点燃沉睡的大地
连同所有金黄色的渴望
在硝烟弥漫中开创出美好的明天

当青鸟飞翔的翅膀
从岁月的地平线上掠过
被镰刀和锄头耕耘的历史
便生长成人们所努力追求的模样
炎黄子孙虔诚守望的情怀
便开始吹动沾满衣襟的思念

那束盛开许久的祝福
在流星的飞逝中成为永恒
走进密密匝匝的线装本
一个几千年不老的美丽神话
沿着世纪的上游踽踽而来
照亮中华大地亘古不变的传说

感恩

黄国清（湖北）

溪水感恩高山
因为有高山
才有溪水的
不息流淌

舟船感恩大海
因为有大海
才有舟船的
扬帆远航

禾苗感恩泥土
因为有泥土
才有禾苗的
茁壮生长

花朵感恩阳光
因为有阳光
才有花朵的
鲜艳开放

我们感恩祖国
因为有祖国
才有我们的
幸福安康

70年 | 70首诗

聚会或应酬时免不了相互介绍，这几年我就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形：有人提及这是“黎某某”，或者自己提起“我是黎某某”时，对方出于礼貌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一般会说：“哎呀，幸会幸会，久仰大名哦。”我一般会回道：“哪里哪里，大名不敢当，小名不好意思告诉你。”此时，若有熟知内情的“好事者”或者儿时玩伴在旁，立马会“添盐加醋”：“他的小名我晓得，叫‘八娃——’”。一阵哈哈大笑，一下子气氛就活跃了起来。

小名，是指人在小儿时期所用的名字，一般都是由父母或亲戚为孩子起的乳名。据载，我国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小名”的类别。小名一般只在家庭和亲朋好友之间使用，但却是我们“尊姓大名”的前身。自秦汉以后，我国士族阶层开始“讳小名”，认为不雅，有貶笑大方的嫌疑，故另立“正名”，以供社交场合使用。其实，小名所表达的，是父母或亲戚对孩子的爱。

小名之于我，已渐行渐远，鲜被提及，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特别是视域的拓展和修养的深化，现在忆起小名，我所感觉到的是一身的

前两天，川大的一位教授朋友将一组“川大荷花”摄影图片发在朋友圈里，并题有“尘心原不染仙家”。图片里，雾气氤氲之中的荷色，显出一种透彻的澄明和高雅。我在成都红瓦寺居住过十多年时间，对川大校园里的荷塘比较熟悉。荷塘是人工开挖的，满池荷花被种下后，从小荷露出尖尖角到一池荷开，都是悄无声息地自由生长，逐渐形成了如今的田田莲叶，亭亭荷花……

夏日里，我常去荷塘边漫步，一边欣赏着碧翠的荷叶和娇艳的荷花，一边呼吸着清雅的荷香，让人神清气爽，杂虑渐消。在我搬离红瓦寺后，还是会经常去川大的荷塘边走走，那难忘的荷色，已成为我的一种牵挂和念想。在我国，人们自古就对荷花情

有独钟，不仅赋予了它诸如凌波仙子等充满诗意的名字，而且还流传下很多关于荷花的美好传说。

历代文人墨客因荷花的秉性不凡而心生敬意，将其视为寄寓情思、托物言志的对象。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将自己的爱妻卓文君比作是“出水芙蓉”；三国曹植在他的《芙蓉赋》中把荷花喻之为“水中灵芝”，称赞其“览百卉之英茂，无斯华之独灵”。还有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的“风含翠欲滴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些诗句把荷叶与荷花描写的鲜活灵动，清新可喜，充满了生活情趣。

生活中充满了琐碎之事，诸如，柴米油盐、夫妻吵架、邻里勃刼、朋友失和，出门应酬，盘桓交往，口舌之争等等。此等琐碎之事，常常让人烦恼，特别是对于那些追求淡泊、清静无为的人来说，更是不堪其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便是如此。我喜欢读书，喜欢单纯明净的生活。当我静静读书的时候，妻子有时会打断我的思绪，不是喊我出去买这买那，就是嘱咐我干家务活，使我心生不悦；朋友相约聚会时，看到有人在饭桌上侃侃而谈，大放厥词，我亦不快，虽口无臧否之言，脸上却每每露出不屑之情；至于放下脸面去办私事，对于我来说更是“难于上青天”，大有“至死不为”的心态。

可是，生活中的琐碎之事，真的就如此叫人烦恼吗？年龄渐长，历练

轻松和一种少有的美好。疏寂久了，有时甚至渴望被年老的尊长再次唤起小名，或当面，或梦中。

然而，35年前，因小名而引发的一幕往事，至今忆起仍让我“心惊肉跳”。

“八娃——”，教学大楼的过道中响起一声熟悉的高呼，我心一紧，脸一红，倏地从教室里的座位上站起，快速跑向讲台，向老师轻声耳语：“老师，我父亲来了，请个假！”老师点了点头，我如老鼠寻找地缝一样迅速逃离了教室。身后，传来一阵哄堂大笑……

过道上，父亲驼背着背，躬着腰，背着一个小背篓，满头满脸都是汗，看着我从教室里跑出来，他的眼神中满是慈祥 and 欣慰。此时的我爱怨交织，对父亲说：“为什么喊小名嘛，好惹人啰，我们赶快走！”刚才那一声属于个人“机密”的高声呼唤把我完全打蒙了，一点也没在意父亲当时的感受。

那一年，父亲59岁。那一天，父亲是来送钱的。

父亲卖掉了家里的一头青猪（半大猪），到城里向我的表姐还钱，并顺便来学校看我，给我一些零花钱。

不仅诗文如此，荷花入画也造就了大量的画荷名家。从宋代佚名画家所绘的《出水芙蓉图》到明代陈志莲的《荷鹭鸶图》、清代八大山人的《墨荷图》，再至近现代大师齐白石的《秋荷》、张大千的《彩荷》等作品，无不尽展荷花的绰约风姿和高雅风骨。

其实，论爱荷，还当首推周敦颐。说起这位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谁也没有像他那般爱莲成痴。周敦颐在任南康知军的时候，曾在府署挖了一个池子，种下了许多荷花，称之为爱莲池；后来，他到江西后开创了濂溪书院，又在书院中建了一座爱莲堂，并在堂前开凿一池，种上莲花，取名“莲池”；出任合州通判后，周敦颐有一次去成都时途经遂州，想起他的一位遂州籍学

路来森（山东）

了真善美，你也就找到了人生的幸福。此时，再回首一想，从前的苦恼，也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从这一切日常的琐事里，体味出无上的美味”，是懂得，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上好的文章，必得具备精美的细节。精美的细节，能使一篇文章变得生动、饱满，具有极强的美感。如果说生活是一篇大文章，那么，琐事，就是生活大文章的“细节”，这样的“细节”，充实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说，能否处理好身边的“琐事”，关乎“生活”这篇大文章的成功与否。

有心人，应该懂得“处理”，在“处理”中体味，在体味中品尝琐事所存的“无上的美味”。

更多的时候，我们应当把生活

父亲没有什么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那一年，学校要收书费和服装费，开学报名时我没有带，家里也没有准备。憋急了，我鼓起勇气找到在城里住的表姐，借了45块钱解了燃眉之急。消息捎回家，父亲为还钱准备了2个月，我也一直在等待父亲，没成想，他以这种方式出现了。

父亲比我走时更加苍老了，黝黑的脸上新添了不少皱纹，身上散发出浓烈的叶子烟味，还杂夹着熟悉的汗味，咳嗽声更是不断加密加重……父亲干活劳累，长期喝廉价劣质酒，抽劲儿大的叶子烟，农闲时还赶东场奔西场做一些小生意，卖广柑、米粉、烟叶、蔬菜、菜秧等本地物产，在繁重的生活压力下，他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年轻时曾在重庆闯荡过生活的父亲，进入中老年后很少再出远门，到县城的次数都屈指可数，但父亲还是来了，在我希望他又害怕他来的情况下，以我意料之外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心想：“这哪里是在送钱？还不如不来，简直让我丢了一个大丑。”

我心中纳闷，目不识丁的父亲怎么会这样“精准”地找到了我的教

室？让我更纳闷的是，父亲明明知道我的“大名”，为何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唤我的“小名”？当时，我没有心情细问；事后，因为耿耿于怀，我也没有再追问，甚至在家人和亲友面前都很少说起。我怕影响了父亲的形象，也怕影响了自己的形象，更怕别人看轻了我们。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而我呢？当时和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领悟父亲的这份深情。如今，父亲已逝去21年，他没有为我留下什么遗产，却留下了这些让我刻骨铭心的记忆。我终于醒悟甚至是悔悟到父亲的爱，而我曾经是如此的自我，我欠他一个迟到的道歉和表白：“父亲，请原谅，你爱我，我也爱你！”

在特殊的日子里，回忆如潮水般漫上心头。在动车上，早已为人父的我噙着热泪在手机上写下了这些文字，我想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想你念你告慰你！

子欲养而亲不待。如今，双亲皆逝，我更是切肤地体会到有一种幸福叫“父怜母惜呼小名”。父亲，今夜在梦中，请再唤我一声小名！

生曾讲过其老家有白莲，而白莲是周敦颐最为钟爱的，于是他便在遂州停留了数日，终寻到白莲，成就了那篇流传千古的《爱莲说》。

《爱莲说》全篇仅119字，周敦颐在文中以莲花的高洁来寄托自己的心志。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敦颐虽久居官场，但从 not 追求荣华富贵，也从 not 沾染官场上的恶习，他始终保持清廉正直的秉性，这是他对生活的追求，也是他的人生信仰。

由此想来，水陆草木之花亦如常人，各有性情。名花倾国，看了固然让人欢喜，但那份精心造就的美丽似乎并不那么平易近人。倒是荷花，不仅清姿丽色让人心生向往，高洁的气质更如历经世事之后的智者，引人自省，启人自警。

看作是一道风景。大多数人，喜欢在旅游中欣赏风景，为了赏得最佳的风景，不辞劳苦，远足而行。他们总认为，最美的风景一定在“远方”，正因为这样，他们恰恰忽视了“身边的风景”。一位作家曾经感慨地说：以往常出外度假，总觉得那样才能放松、休息。某次，自己走在纽约的街头，忽然若有所思：“假如我能保持此刻的‘旅人’心情，家乡即是纽约，天天都可以休息。”何为“旅人”心情？我想，这种心情大概就是——风景无处不在，身边即是风景。生活中的“琐事”，其实就是一种“身边的风景”，只要你有一颗“旅人”之心，懂得去欣赏，那么，“琐事就不是烦恼，就是生命中的大美风景。

琐事之美，存乎人心。若你用心去细细体味，琐事，亦会有美感存焉。

室？让我更纳闷的是，父亲明明知道我的“大名”，为何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唤我的“小名”？当时，我没有心情细问；事后，因为耿耿于怀，我也没有再追问，甚至在家人和亲友面前都很少说起。我怕影响了父亲的形象，也怕影响了自己的形象，更怕别人看轻了我们。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而我呢？当时和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领悟父亲的这份深情。如今，父亲已逝去21年，他没有为我留下什么遗产，却留下了这些让我刻骨铭心的记忆。我终于醒悟甚至是悔悟到父亲的爱，而我曾经是如此的自我，我欠他一个迟到的道歉和表白：“父亲，请原谅，你爱我，我也爱你！”

在特殊的日子里，回忆如潮水般漫上心头。在动车上，早已为人父的我噙着热泪在手机上写下了这些文字，我想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想你念你告慰你！

子欲养而亲不待。如今，双亲皆逝，我更是切肤地体会到有一种幸福叫“父怜母惜呼小名”。父亲，今夜在梦中，请再唤我一声小名！

在乡间，菖蒲是一种寻常可见的水生植物，群聚而生，择水而居。暖暖的春风吹过，碧水盈盈的池塘边，汩汩流淌的小河畔，青草茵茵的沟渠旁，哪怕仅仅是在窄如一线的水域，隐忍执着的菖蒲也能从黑暗的水底窜出，恣意勃发，使空洞寂寥的水面充满生命的气息，涌起生命的活力，铺展出一片青翠葱绿的水中丛林。

待到夏至，一丛从嫩绿的菖蒲已经长得极为茂盛，修长挺秀的青叶裹着盎然的绿意，密匝匝地立于苍茫的水面。一阵风吹起，似剑一般的叶子纷纷出鞘，它们随风而动，刺向如洗的天空。

菖蒲是水中的侠客，行走在属于自己的江湖里，清凉不失热闹，簇拥却不纠缠。一束束，一丛丛，菖蒲欢欢喜喜地葳蕤生长，有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的融洽，也有老朋友久未谋面的亲热。单株的菖蒲看上去是纤弱孤独的，似乎禁不住风吹雨打，但是，菖蒲一旦抱成团聚成堆，便有了无比坚韧的力量，没有什么事物能够轻易征服它们。在苍茫的水面上，菖蒲的绿很特别，那种绿生机盎然，铺天盖地，绿波翻滚，势不可挡，呈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大美，染绿了盈盈碧水，撩起了缕缕情思。哪怕是一片再贫瘠的水域，只要有一丛从灵性十足的菖蒲摇曳其上，就如同一潭死水有了一双明眸，表情立马活泛了许多，甚至连落在菖蒲上的水鸟都充满了灵气，让你感到水为菖蒲而生，菖蒲与水相依。

菖蒲的别称很多，譬如香蒲、蒲苇、蒲柳、水烛、水剑。我一直很喜欢水烛这个别名，虽不雅致，但乡土气息浓郁，充满了灵动的诗意。一株株看似弱不禁风的菖蒲，像极了茫茫水域中的一盏盏明灯和烛火，点燃了农耕文明的灿烂和辉煌，照亮了一个个琐碎庸常的农家日子。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秋风一来，菖蒲也难逃凋萎的命运，在灯火星散中走向生命的尽头。农人们荷锄而归，路过池塘时，总要朝一丛从衰败的菖蒲瞅上几眼，他们知道，来年菖蒲定会在水底重新勃发。叶虽枯，但根仍在，有根在，菖蒲就不会在村庄的水域里消亡，那一盏盏灯火就不会熄灭，生生不息，欣欣向荣。

农人们过日子讲究实用，对花草的喜爱亦是如此。菖蒲一身都是宝，参与了农人们的寻常生活，关联着衣食住行，浸润着人间烟火，故而颇受农家喜爱。在民间，菖蒲的蒲棒是一味止血的良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夏日割麦、割草，若被锋利的镰刀割伤了手指，只需将揉碎的蒲棒按在伤口处，血不久便可止住。乡间的诸多物件大都取材于草木，柔韧温润的菖蒲叶子自然成为农家编织器物的青睐之材。菖蒲的叶子晒干后，经过匠人的巧手编织，或成为蒲席走上庄户人家的简陋床榻，供人栖身养息；或者成为蒲团，在昏黄的夜晚伴随老妪纺花、稚子夜读；或者成为蓑衣，披在庄稼人的身上，遮挡着岁月的凄风冷雨；或者成为草鞋，踏着庄稼拔节的韵律，在阡陌田埂上行走穿梭。

15岁那年，我离开故乡外出求学，远离了亲人，也远离了菖蒲，像一只孤飞的鸟儿飞向异乡的天空。生活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中，我总是心生遐想：守候在故乡水域里的青青菖蒲，又该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吧？夏日的微风拂过，菖蒲那特有的馨香，裹着浓浓的亲情，掺着人生况味，越过村庄与房舍，穿过河塘和阡陌，传递着乡愁的讯息和家的温暖，让我一次次在梦境里追忆、怀想。

梁永刚（河南）

菖蒲青青

大漠鸣沙

白英（山西）摄

白英（山西）摄

白英（山西）摄

